

# 台灣文學中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學術研討會

## 【議程表】

2017 年 5 月 6 日 (星期六)

開幕式：陳章錫主任主持・林校長聰明致詞 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8:40-9:00)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特約討論人
第一場 9:00   10:30	徐志平 (嘉義大學)	高知遠 (南華大學)	濁水溪文化的經驗意象：羊牧 《吾鄉素描》中的感覺結構	曾金承 (嘉義大學)
		謝瑞隆 (明道大學)	嘉義地區民間傳說的地域性格	柯榮三 (雲林科大)
		邱正祥 (南華大學)	他者能發言嗎？論吳柳蓓《移動的裙襖》中移民女性的再現	侯作珍 (南華大學)
茶敘(10:30-10:45)				
第二場 10:45   12:15	陳惠仁 (明道大學)	張靜茹 (靜宜大學)	漢衣和洋服同架：戰後吳濁流 推動漢詩近代化的歷程探討	徐志平 (嘉義大學)
		曾進豐 (高雄師範大學)	解讀余光中詩的「孤寂」	陳惠仁 (明道大學)
		林雯卿 (銘傳大學)	文字的彼岸： 我「看」王文興的小說語言	蕭義玲 (中正大學)
午餐(12:15-13:30)				
第三場 13:30   15:00	江寶釵 (中正大學)	陳昱志、李鈺滢 (南華大學・中山大學)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的宦遊 與物類交感模式	張靜茹 (靜宜大學)
		陳政彥 (嘉義大學)	散文詩體的台灣實踐： 從商禽散文詩敘事分析談起	曾進豐 (高雄師範大學)
		張寶云 (東華大學)	「字思維」對當代詩學的啟示 及應用	高知遠 (南華大學)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的宦遊與物類交感模式

陳旻志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李鈺滢 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 摘要

《台海使槎錄》乃清代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巡臺御史的設立，不僅具有對臺民心穩定的作用，亦增強中央對臺灣訊息的掌握，以及如何深入族群的相關議題。是書並載記臺灣特產的花果、物種與環境的報導，其中的〈番俗六考〉、〈番俗雜記〉部分，乃將當時原住民的生活習性、風土民情有所記錄。

本文將以空間、地景與地方的論述，探勘《台海使槎錄》作為台灣文化采風的紀行，除了大量采錄平埔族歌謠與生態習俗，也反映了平埔族與漢族不均衡的涵化關係。同時也將探討台海潮間帶鯨魚擱淺的現象，以及鄭成功騎鯨人神話的關涉，進行考查。體現出文士宦遊與物類交感模式之下，原民空間與地方意象的交光疊影。

**關鍵字：**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平埔族、地方、原民意象、物類交感

#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as Revealed in Huang Shujing's *Taihai shicha lu*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investigate the concepts of space, landscape,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Taihai shicha lu*, which is treated as a kind of travel diary shedding light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aboriginal customs, mores, and culture, the *Taihai* also reflects the Sinification of the Pingpu tribes. I give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ccounts of the grounding of whales on Taiwan's tidal flats, as well as the legends on Koxinga riding a whale. Taking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s and Huang's experience in Taiwan as my overall approach, I present the overlapping images of aboriginal space and locality.

**Keywords:** Huang Shujing; *Táihǎi shǐchá lù* (Records from the mission to Taiwan and its strait); Pingpu tribes; locality; aboriginal images;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 一. 前言

《台海使槎錄》乃清代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所著，關注當時台灣局勢，以及原住民的生活習性、風土特產的紀實，有助於探勘原民空間意象與番俗采風的文化模式。是書載記臺灣特產的花果、物種與環境的密切關係，其中的〈番俗六考〉、〈番俗雜記〉部分，對於原民地景與生態行腳進行參照，進一步提供反思番漢交流關係之下，地方感的流離失「所」，與如何安適其「位」的人文地理學課題。

就題材的廣泛度而觀，《台海使槎錄》可視為台灣文化采風的紀行，除了大量采錄平埔族歌謠與生態習俗，也反映了平埔族與漢族不均衡的涵化關係。是書也與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並稱雙璧，開啟了空間地景的詮釋向度。對於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與對話，也觸及了自我與他者之間，如何相應的理解與詮釋。

## 二. 宦遊動線與視角的開啟

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爆發朱一貴抗清事件，在這次大規模民變之後，清廷增設「巡視臺灣監察御史」一職，將監督官員事務、民間輿情的掌握，以及地方衝突事務通報、防汛兵員的佈防等問題，建置一整體統籌的模式。康熙六十一年黃叔璥獲任為首任漢籍巡台御史，並與另一位滿籍巡臺御史吳達禮從北京出發，在六月二日抵達台灣鹿耳門。諭旨謂：「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台灣巡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sup>1</sup>顯見巡臺御史的職責，不僅充當帝王耳目，監督地方吏治，使台灣官吏「皆知畏懼」。再者另一位滿籍巡臺御史吳達禮的設立，也反映出清政府對其樞要官職，多採取滿漢並任之制，此一箝制政策，目的為防止漢族獨佔權勢的弊病。<sup>2</sup>

黃叔璥字玉圃，晚號篤齋，順天府大興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此後數年間歷任太常博士、戶部雲南主事、吏部員外郎、湖廣道御史（稽查國子監，巡視京城），皆屬京官。<sup>3</sup>現存著作例如紀錄遊宦見聞如《南征記程》、整理史料文獻如《中州金石考》以及編纂理學典籍如《廣字義》等。共計巡歷台灣兩年有餘，期間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教化多所觀察及建樹。<sup>4</sup>有鑒於當時諸羅縣轄域遼闊，鞭長莫及，故於雍正元年，與吳達禮建議割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sup>5</sup>並上〈寬免株連疏〉除主張限期緝拿朱案要犯王忠之外，並建議避免株連過甚，使台灣民人得以在大亂甫定之際各安生計。清代史志多稱黃叔璥巡臺期間，評價其作為「安集哀鴻，措置時務，多得當」，可見一般。<sup>6</sup>

黃叔璥的臺灣巡行宦遊，從《臺海使槎錄》涵蓋的題材層面看來，包括巡臺御史親自的觀

<sup>1</sup>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聖祖實錄選輯》，台北：台灣銀行，1963，頁 175。

<sup>2</sup> 林淑慧：清領時期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pkTROSKq9Ve1D91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pkTROSKq9Ve1D91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 瀏覽日期. 2017. 4. 20.

<sup>3</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 7。

<sup>4</sup> 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台海使槎錄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13-114。

<sup>5</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21。

<sup>6</sup>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 141。

察及採訪，其中的〈赤崁筆談〉即為黃叔璥記錄與整理，吸收前賢觀察台灣社會的種種紀實，有助於呈現自然環境與歷史人文的互動。宦遊歷程中，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仰賴身體的中介，吾人才得以感受並認識空間和地方景觀。黃叔璥開展巡臺的紀錄與訪查，寫作方向與取材原則：「就郡縣牒牘所狀，歲時巡歷所及，輒寓筆書之。其山川、人物，志乘已詳，不復備列。」，是書中〈赤崁筆談〉涵蓋記載臺灣風土、武備、特產的花果、物種與環境的密切關係。〈番俗六考〉、〈番俗雜記〉的原民視角，開啟的文化對話成為本文關注的議題。換言之，地域空間是存在的基本要素和經驗媒介，每一個社會行動，都無可避免地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實體中進行，也在這個空間實體中被感知。<sup>7</sup>巡臺御史的職責本以監督行政、探訪民情為主，並有隨時條奏的權利。此外，也應得力於多位在地官吏、文士的協助，始能完成〈番俗六考〉、〈番俗雜記〉等觀察原住民社會文化的記錄。<sup>8</sup>觸目所見，平埔族聚落多保有傳統的風俗文化，這樣特殊的行旅經驗，有助於探勘原民生活與地景互為關涉的圖象。

同時，不同的地域和景觀也透過人的感知、意識和主動介入，顯現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結果。胡家瑜指出，身體行動和地域空間交織在一起，衍生出個體在生活世界中的實際經驗；個人和社會集體的認同意識，也必然在特定的空間和地景脈絡下建構與再現。因此，採取此種觀點的人類學者，強調將地方和景觀可視為是讓人群、記憶、歷史、神話和象徵符碼交匯的媒介體；透過空間地景的媒介，人類得以動態地建構出具有地方關連的社會結構和意義。同樣地，對於空間和地景的認識、觀看與解釋，也是人類在特定結構和意義框架中建構出來的。<sup>9</sup>

由此檢視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編纂，乃廣泛蒐集清治初期台灣文獻。黃叔璥從京師來台途中，即留心蒐集與台灣相關古籍。〈赤崁筆談·雜著〉：「郡縣志藝文，榆林高拱乾〈台灣賦〉率藉中土景物渲染，似不足以形容。無錫季麟光所著〈客問〉，獨不作泛設語，頗極臺地山川物產之勝；諸志略而不載，節錄數則於左。」

其他《臺海使槎錄》取材來源分析：<sup>10</sup>

#### ◎方志類

《臺灣府志》：今存第一部刻本的台灣方志。

《諸羅縣志》、《鳳山縣志》：詳盡記載漢人移墾區內的生活特性。

《諸羅縣志》由於當時諸羅縣平埔族所佔的人口仍多，因此風俗志用過半數的篇幅記載風俗。

#### ◎地理類

《裨海紀遊》引用次數最多的專書，與清初林謙光《臺灣紀略》及徐懷組《台灣隨筆》兩書比較起來，更顯現出「實錄」的價值，所以為黃叔璥大量引用

<sup>7</sup>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頁337。

<sup>8</sup>林淑慧：清領時期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 瀏覽日期：2017.4.20。

<sup>9</sup>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頁336-338。

<sup>10</sup>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113-114。

此一文史攝取範圍的完備，無怪乎范咸在《重修台灣府志》時，亦盛稱斯編在手，有助於深入番俗與台島民情。再者，針對空間、地景與地方的脈絡而言，政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勾勒地方作為「有意義區位」的三個基本面向，包括：區位、場所、地方感。當我們把地方當作動詞使用時，即有指涉區位的意涵（這裡或哪裡）。然則場所乃指涉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置身其中的人群，具備不同身份生活其中；除了有其定位，並兼具製造與消費意義的能力與關係。再者所謂的地方感，乃指人類對於地方有其主觀與情感上的依附，召喚吾人（讀者或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小說與電影也經常營造此一氛圍，並與（讀者或觀眾）復返「置身那兒」的體驗與感受。<sup>11</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思考地方的向度，可以他在〈番俗六考〉中運用的六層面，進行有意義區位的參照：<sup>12</sup>

1. 居處
2. 飲食
3. 衣飾
4. 婚嫁
5. 喪葬
6. 器用 並附番歌。

他也具體指出：「番社不一，俗尚各殊，比而同之不可也。余撮其大要凡六：檄行南北兩令，於各社風俗、詞謠，分類詳註為番俗六考。」。特別強調「毋調異類而莫之恤」，以及「修教齊政，以昭中外同風之盛」的理念。<sup>13</sup>此誠本書之敘述視角，能夠正視番社為獨特的「異類」，並與其他風物密切連繫，探勘潛在同情共感的物類交感模式。此一模式可能受周鍾瑄的〈風俗志·番俗〉記述「為采其風氣習俗，類分為七：曰狀貌、曰服飾、曰飲食、曰廬舍、曰器物、曰雜俗、曰方言。」的影響。番俗六考包含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與器用並附番歌的風俗誌略，深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為：「叔璥裒輯舊籍，參以目見，以成此書。於山川、風土、民俗、物產，言之頗詳，而於攻守險隘，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諸番情勢尤為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亙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蒐羅編綴，源委燦然，固非無資於考證者矣。」。顯見此書的價值，兼負有人文地理學的意涵，透過番俗六考的空間、地景與地方，進行意義的闡釋。

再者，關於異類與他者的「物類相感」敘事模式，魯煜為此書題序，即謂叔璥之編訂是編的理念，「凡禽魚草木之細，必驗其形焉，別其色焉，辨其族焉，察其性焉；詢之耆老、詰之醫師，豪釐之疑，靡所不耀，而後即安」。先生必務詳審精密。<sup>14</sup>，反映了多重物類「交感」與「溝通」的可能，例如〈古鏡記〉中敘述關於「四神十二生肖鏡」描述的「四靈獸物」設定，即可溯源《禮記·禮運》所載記：「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滌。鳳以為畜，故鳥不獠。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反映了多重物

<sup>11</sup>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14.15頁。

<sup>12</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94.95。

<sup>13</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94.95。

<sup>14</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一.魯序。



類「交感」與「溝通」的可能，李亦園指出，四靈獸物設定與接受上的共同特點，俱屬一「兩者兼有」的曖昧動物，並因此一模稜兩可的特性，反而有助於「溝通」，進而為吾人所利用，

例如鳳乃兼有鳥—獸兩者的形象與特徵，正所謂「鴻前麟後，蛇頸魚尾」，假如成為人類的畜物，則天上的鳥就不會驚飛。同理可證，畜龍則可以捕魚、畜麒麟則可以捕獸。誠如「龍」之所以成為跨文化常見之神話形象，正在於牠「召喚」著吾人，各種超越與超然力量的可能；同時也忠實呈現了人性與神聖崇拜之中，「多重向度」以及「正反兩面」的價值取向，代表一種「矛盾」的層面與意涵，這一特點，也正是何以神話得以反映人性的底蘊。重建與萬物、神異繫聯與交感的模式，在中國哲學普遍關懷「天人關係」的義理框架之外，確立另一個「物類感應」的表述型態。<sup>15</sup>

整體而言番俗與原民生活的「地方」意涵，將帶給作者與讀者迥異的時空，生番熟番，母系社會、遍體紋身、祖靈信仰、出草獵首、鯨神鯤島等種種「多重向度」的風物習俗，以及文明與野蠻「正反兩面」相互矛盾的價值判斷，不再只是一種漢人本位主義討論「自我存有」的認識論形式，也將是 他者 \ 異類 觀察與再現關係演化的 社會/空間 形式。林淑慧進一步將此書的特色歸納為：

1. 首創分區記錄原住民風俗文化，將北路諸羅十個聚落群以及南路鳳山三個聚落群，分別從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六層面加以敘述；且附上從各地採錄的歌謠，成為後來各類台灣方志傳鈔的依據。

2. 反映清治時期遊宦文人臺灣觀的內涵與特徵，多透露帝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教化上的觀點。

3. 採第一人稱親臨現場的描寫方式，以流暢文筆記錄巡行臺灣西部平原的見聞，堪稱清治時期臺灣文集的代表作之一。

4. 巡臺御史的采風書寫描述臺灣居民生活受到干擾與文化衝擊下的諸多困境，然未能充分傳達宗教、神話、祭儀或族群意識等深層的文化面向。<sup>16</sup>

這裡也反映了不同時期，敘事者對於空間或地理環境議題的關注，有不同的強調方向。胡家瑜認為如何將空間和環境，視為文化建構出來的一種特殊形式，不僅有助於進行文化分類、認知結構、象徵模式或宇宙秩序等不同意義，也賦予空間或地景類同於自然的和客觀的假設。空間指涉的是一種可以觀看或感知的範疇，具有某種程度的邊界；而景觀則是針對一定的地理空間範疇，偏重其視覺和美感層面的表現。基本上，二者都是「外部存在的世界」，等待被觀看、被瞭解和被改變。<sup>17</sup>整體歸納此書編纂的意向，結合蔡政惠「《裨海紀遊》與《台海使槎

<sup>15</sup>陳旻志：「以鏡原命——唐人傳奇「物類交感」的命論模式」，台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第卅八卷第十一期，2011，頁165。

<sup>16</sup>林淑慧：清領時期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1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p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1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1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p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1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 瀏覽日期. 2017. 4. 20.

<sup>17</sup>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頁336-338。

錄》原民意象與風俗采風考比較研究」的脈絡，將前述的空間、地景與地方的論述加以吸納，大致可以如下三大層面的敘事，作一揭示：<sup>18</sup>

1 番俗空間：理解台灣社會 巡臺御史撫卹 \ 原民空間意象與番俗采風

2 原民地景：撫慰百姓 採集風俗歌謠 \ 原民地景與番社行腳之參照

3 教化地方：修教齊政 變狂榛而文物 \ 地方感的流離失「所」或安適其「位」

### 三. 原民空間意象與番俗采風

黃叔璥曾將此次從北京往台灣赴任所經歷的路線，逐日記錄於所著《南征記程》中。獲友朋贈予曾任諸羅知縣季麒光的著作集，臺灣、鳳山、諸羅三圖與方志資料，以供日後撰述《臺海使槎錄》的參考。兩位首任巡台御史一年任期屆滿後，又多留任一年，直至雍正二年才離台。林淑慧歸納宦遊主要路線的推測，黃叔璥一行人多半在臺灣西半部平原巡視。他們從台南府城出發，先至朱一貴事件的原發據點，即位於附近東郊的羅漢門(今高雄內門)巡視。再沿北路而行，仲冬時經過斗六門社(約於今雲林斗六)，後來到達沙轆社(臺中沙鹿)後，才又回到臺南府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經過斗六門時曾寫下詩句，描寫台地植物在和煦溫暖的氣候下仍旺盛生長的情景。至半線社(今彰化市附近)則寫一詩描繪貓霧揀 (Babusa)族女子盛裝赤足歌舞，而男子則在鼓聲中奪旗賽跑的場景。到位於今臺中沙鹿附近的沙轆社後，則另稱此地為「迴馬社」以紀念北巡至此而迴，並詳加描繪巴布拉(Papora)族的表演藝術。至於南路則主要巡視武洛社，又到搭樓社(兩社約處今屏東里港)及上澹水社、下澹水社(兩社約處今屏東萬丹)、放索社(屏東林邊)等地，考察西拉雅的支族馬卡道(Makato)族社學的情況：<sup>19</sup>

余北巡至沙轆，嘎即率各土官婦跪獻都都；番婦及貓女為戲，衣錦紵、簪野花，一老嫗鳴金以為進退之節。聚薪然火，光可燭天。番婦拱立，各給酒三大碗，一吸而盡。朱顏酡者絕鮮，挽手合圍，歌唱跳舞；繼復逐隊蹋地，先作退步，後則踴躍直前，齊聲歌呼，惟聞得得之聲。次早將還郡治，土官遠送，婦女咸跪道旁；俯首高唱，如誦佛聲。詢之通事，則云祝願步步得好處。一社攀送，有戀戀意。抵郡後，聞將社名喚作迴馬社，以余與吳侍御北巡至此迴也。

此一番行程大有收獲，他並賦詩六首，載記番社番人的目擊與體驗：<sup>20</sup>

---

<sup>18</sup>蔡政惠：「《裨海紀遊》與《臺海使槎錄》原民意象與風俗采風考比較研究」，民國 97 年 10 月 24、25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8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1-7-13

<sup>19</sup>林淑慧：清領時期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pTROSKq9Ve1D9I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 瀏覽日期. 2017. 4. 20.

<sup>20</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29。



余因漫記六首：「沙轆行來界北邊，裸人雖陋意殊虔；官廚未識都都味，首頂糍盤眾婦先」。「聚薪然火燭天衢，一嫗鳴金貓女趨；三碗鯨吞齊賜酒，合圍挽手共歌呼」。「踏地分曹卻退行，團花簇錦鬥身輕；直前逞態踰躑甚，高唱惟聞得得聲」。「自聞天使過臺時，番社遙臨豈所期；內視土官能漢語，劇憐耄孺盡歡嬉」。「臨發追攀不憚勞，行行為爾駐旌旄；蠻孃伏地齊聲唱，一步爭如一步高」。「誰言異類不同群，煦嫗春溫未忍分，見說新名迴馬社，他年留紀海東雲」。

當黃叔瓚巡視時沿途必經過許多聚落，但因《臺海使槎錄》的寫作體例為條目式的筆記，而非以按日記載、詳列巡行地名的方式呈現，所以林淑慧本推測圖僅先據書中所載作者於各地的見聞，標出「巡行」臺灣的主要路線：<sup>21</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sup>21</sup> 林淑慧：清領時期黃叔瓚「臺海使槎錄」主要路線推測圖

[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tROSKq9Ve1D91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http://1.facebook.com/1.php?u=http%3A%2F%2Farchive.fo%2Frx10G&h=ATPP5xVNbNr1UFkHQQMNGtICnMzZZYPaGxTAcOMUygxHR_WmZVYppwonyi8jktROSKq9Ve1D91vEw41qd3UXLWkiLhvSYj2KVQ-FzgJW-BE9fRIFiRcIXnN2vzH7zROMuNPSqKaM5KkZ18) 瀏覽日期：2017.4.20.

宦遊期間體驗的空間與意象，特別是以鯨魚擱淺的處置印象深刻，《臺海使槎錄》：「海翁魚，有言如小山，草木生之，樵者誤登其背，須臾轉徙，不知所之；此無可考。」<sup>22</sup>顯見鯨魚龐大的體型，已然挑戰文化書寫的既有經驗，儼然以過去熟稔的陸地經驗，對照鯨魚迎面而來的衝擊，開啟文士與異類物種「交感」的嶄新的尺度。在世人眼中，鯨魚不僅體型的優勢讓人迷惑，也兼具了鯨油可燃燈，鯨睛如明珠，奇貨可居可想而知。民眾善用鯨魚產生各種附加價值，如當枕、膏火、艙船、支門，確臼與橋梁；其中著稱的「龍涎」價格尤高於精金，令人驚歎，其功用為「能止心痛，助精氣」。此外對於體大如山的鯨魚，除了充滿好奇與想像，往往也視鯨「魚背為山」，此一錯覺清初應已普遍流傳，特別是關注於群鯨已然構成海航的隱憂，也連帶掀起天候的巨變。體現出文士宦遊與物類交感模式之下，台灣鯤島與原民意象的交光疊影。《臺海使槎錄》也采錄民間諺語歌謠。其中〈赤崁筆談〉「形勢」提到：「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東風起，波浪沖擊，聲如雷般。諺云：『鯤身響，米價長』；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sup>23</sup>。一但擱淺於陸地，又將引發連帶的功利與競相分食，實屬人間奇景。

《臺海使槎錄》同時也將台海潮間帶鯨魚擱淺的現象，以及鯨神與鄭成功互為關涉的傳奇，加以案斷考查，開拓物類交感之下，空間地景的奇思壯彩。鄭成功在神話版本中，被形容成騎著鯨魚進入鹿耳門。即便是荷軍方面的衝擊，也不在話下。永曆十五年元月十九日，天明，荷蘭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即影見一人「幞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繞過赤崁樓而沒」，後來成功戰船果由此港而返<sup>24</sup>。這一騎鯨敘事的模式，也見於吳子光《臺灣紀事》：「時臺地屬荷蘭左賢王，忽夜夢一偉人盛服騎鯨魚入鹿耳門，侍衛甲兵甚重，道無阻者。及寤，異之。未幾，報鄭兵至矣。」<sup>25</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則載有更神異之敘事：鄭成功起兵，荼毒濱海，民間患之；有問善知識云：「此何孽，肆毒若是」？答曰：「乃東海長鯨也。」<sup>26</sup>

再者關於鄭成功薨逝的傳說，乃以「騎鯨出海」「冠帶騎鯨」的典型最多，尚有其他諸說值得觀察。一說當時台江外海波浪衝天，繼而雷震電閃，如山崩地裂「外海浮起一條大如小山已死亡的海翁魚（鯨魚）」。<sup>27</sup>直至鄭氏王朝將要結束之際，又一說突然有「鱷魚登陸」澎湖，死於民宅<sup>28</sup>。可見，直到晚清，鄭成功與鯨魚傳說，無論是騎鯨登陸，或云鯨神轉世，依舊密切攸關。《臺海使槎錄》則稱成功未疾時，轄下夢見前導稱成功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由鯤身東入於海外；未幾成功病卒。正符「歸東即逝」之語；則其子若孫皆鯨種也。今鱷魚登岸而死，識者知其兆不佳。至六月，彭師戰敗歸誠，亦應登山結果之兆焉<sup>29</sup>。本文最特別者，乃由轄下指稱夢見前導稱鄭成功將至，視之乃「鯨首冠帶乘馬」，看到的鄭成功形象是「鯨首」，與一般入台傳說「冠帶騎鯨」不同。亦即入台傳說是「人騎鯨」，病卒前則是「鯨乘馬」十分神異的版本。並進一步申說鄭氏子孫「皆鯨種」轉世，再言鱷魚之死乃應驗鄭氏之亡，耐人尋味<sup>29</sup>。范咸「再疊臺江雜詠原韻十二首」之一調：「含沙誰謂射人工（墨魚常噴黑水以自衛），

<sup>22</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66。

<sup>23</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7。

<sup>24</sup> 林朝成、鄭水萍主修《安平區志》，台南市安平區公所出版，2008年，下冊，頁849。

<sup>25</sup> 吳子光《臺灣紀事》：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35。

<sup>26</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79。

<sup>27</sup> 謝進炎、何世忠《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台南，安平開台天后宮出版，2010年，頁175、247。

<sup>28</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79。

<sup>29</sup> 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5、76。

登陸機先兆海翁（海翁，魚之大者。鄭氏將滅前，有魚長四、五丈，鳴聲嗚嗚，登岸死）。深賴子矛還自刺，尤憐尺布未能縫（施、姚二公滅鄭氏，並以賊攻賊。鄭經孽子欽舍監國有才，為宗族所害）」<sup>30</sup>，范咸自註海翁是魚類中之大魚，鄭氏亡國前，有長四、五丈的魚上岸而死。這是將海翁魚連結到某大魚，再將大魚之死，乃預兆鄭氏之亡國，與黃叔瓚以鱷魚死應驗鄭氏亡，是一樣的邏輯。《諸羅縣志》並言鄭經喜吃麻虱目，再因其賞味期短，而以「宜乎鄭氏之不能久」收尾。這諸種說法，記載前朝史事，都有「物死兆國亡」之語，表示這種想法不是偶發，反映的是勝國御史，蒞臨前朝故土的優越感與嘲諷意涵。反映出清初官員，執掌前朝故土的心態攸關<sup>31</sup>。

通過前述的「鯤島」與「鯨神」交光疊影的意象，持續深入原民空間與番俗采風，筆下描述的场景如斯「水深險，無橋梁，老藤橫跨溪上，往來從藤上行。番人慣行不怖也。」是奇險難行的歷程。深入阿里山山區，番漢之間的互動與交易，則仰賴通事斡旋其間『阿里山離縣治十里許，山廣而深峻。番剽悍，諸羅山、哆咯咽諸番皆畏之，遇輒引避。崇爻社餉附阿里山，然地最遠。越蛤仔難以南，有猴猴社，云一、二日便至；其地多生番，漢人不敢入。各社夏秋劃蟒甲，載鹿脯、通草、水藤諸物，順流出近社，與漢人互市。漢人亦用蟒甲載貨以入，灘流迅急，船多覆溺破碎；雖利可倍蓰，必通事熟於地理，乃敢孤注一擲』<sup>32</sup>

再者，日月潭區域舊屬水沙連部落的湖光山色，攬勝則非比尋常，『水沙連雖在山中，實輸貢賦。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右。』。最奇特者為水上浮田（嶼），具備水耕捕魚以及魚苗繁殖的多功能設計，值得一書：『水沙連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為潭廣可七、八里，曲屈如環；圍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為屋則社有火災。岸草蔓延，繞岸架竹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隔岸欲詣社者，必舉火為號，社番劃蟒甲以渡。嶼中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sup>33</sup>

然則身處其間的原民技藝，以及人情親切，倍顯引人入勝。「陸離如錯錦，質亦細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番婦亦白暫妍好，能勤稼穡，人皆饒裕。」無怪乎詩興大發，題詠水沙連社三首：「水沙連在萬山中，一嶼環湖映碧空；員頂淨明傍作屋，渡頭煙火小舟通」。「土乘水上作浮田，竹木交加草蔓延；最是此間勤稼穡，能同輸賦足豐年」。「湖中員嶼外重溪，三跨橫藤人自迷；此境若非番社異，武陵洞口認花蹊」甚至於將此一美景，認作桃花源之所在。

<sup>34</sup>

然則此行最重要的任務，畢竟以掌握原民與族群問題為目標，通過前述「番俗六考」的進路，以及理學家格物窮理的訓練，將原民意象進行鋪陳與案斷。其中番俗身上的紋身與裝飾，

<sup>30</sup> 《使署閒情》（《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二種》）：臺灣大通書局，頁43。

<sup>31</sup> 李宜靜〈清代臺灣文獻中的鯨魚傳說〉，《康寧學報》第14期，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2012年，頁76-77

<sup>32</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21。

<sup>33</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21-122。

<sup>34</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24。

「胸背雕青為豹文」，足堪傳統文士大開眼界：<sup>35</sup>

『渡溪後，過大甲社、雙寮社，至宛里社，御車番人貌甚陋，胸背雕青為豹文。男女悉翦髮覆額，作頭陀狀，規樹皮為冠。番婦穴耳為五孔，以海螺文貝嵌入為飾；捷走先男子。經過番社，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

途中所見諸多社聚風俗，披荊度莽，冠履俱敗，不得不驚呼非人類所宜的判語：

至中港社，見門外一牛甚腴；囚木籠中，俯首局足，體不得展。社人謂是野牛初就勒，以此馴之。又云：前路竹塹、南嵌山中，野牛千百為群，土番能生致之，候其馴用之。今郡中輓車牛，強半皆是。自竹塹迄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陰不得。途中遇麋鹿麇逐隊行甚夥。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再者表現在狩獵上的聽鳥占候，以及飲食上的餒敗生蟲現象，待客必豪飲，凡此種種關乎「他者」的敘事，觸及了野蠻與文明模式的矛盾：<sup>36</sup>

臺海使槎錄 - 卷 7-1.1 南路鳳山番一飲食

近番以鹿易酒。將捕鹿，先聽鳥音占吉凶。鳥色白，尾長，即華雀也，音宏亮，吉；微細，凶。食物餒敗生蟲，欣然食之。酒以味酸為醇。漢人至，則酌以待；歡甚，出番婦侑酒，或六、七人、十餘人，各酌滿碗以進。客逐碗皆飲，眾婦歡然而退，儻前進者飲，後進者辭，遂分榮辱矣。客惟盡辭不飲為善。

表現在衣飾上的男女喜簪野花，圍繞頭上，項懸螺錢。以及取草擦齒，愈黑愈固的特殊時尚，誠是番俗六考的重要觸角：<sup>37</sup>

男裸全體，女露上身。自歸版圖後，女著衣裙，裹雙脛。男用鹿皮蔽體，或氈披身，名卓戈紋；青布圍腰下，即桶裙也，名鈔陰，武洛曰阿習。俱赤腳，土官有著履者。男女喜簪野花，圍繞頭上，名蛤網。插雞羽，名莫良；武洛曰伊習，力力曰馬甲奴葛，猶漢言齊整也。

性好潔，冬夏男女日一浴，赤體危立，以盂水從首淋下，拭以布，或浴於溪。用鹿豕脂潤髮，名奇馬。恐髮散垂，各以青布纏頭，或以草，冬夏不除；近亦有戴帽者、剃頭編辮者。拔髭鬚，名心力其莪莪；愛少惡老，長鬚者雖少亦老，至頭白不留一須。每日取草擦齒，愈黑愈固。項懸螺錢，名興那。手帶銅鐲或鐵環，名圭留；力力社曰勞拔。腳帶鐵鐲，名石加來；皆以飾美，故男女並帶之。又麻達用咬根任擊鐲鳴聲，另用鐵片繫腰間以助韻，傳送文移，行愈疾，聲愈遠；謂暮夜有惡物阻道，恃以不恐。

顯見在台島在歸屬清朝前後，穿著與教化的變貌，也有尺度上的轉變。再者關於母系社會的愛情與婚嫁型態，也詳實記述來龍去脈：<sup>38</sup>

各番結婚，不問叔伯之子，自相配偶；惟土官則不與眾番為婚。男女於山間彈嘴琴，歌唱相和，意投則野合，各以佩物相貽；歸告父母、土官，另期具酒會土官、親戚，贅入婦家。反目，男再娶，婦將所生子女別醮。其俗重母不重父，同母異父俱為同胞，同父異母直如陌路。

男女意投則野合，重母不重父，同母異父，同父異母的複雜關係，顯然與漢文化的父權禮教有所衝突，然則採錄這些番俗的現象，對於巡臺御史撫卹與理解番俗空間的意義，十分重要，

<sup>35</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33。

<sup>36</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44。

<sup>37</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45。

<sup>38</sup>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57。

開啟殖民者的視野與動線，並與原民的空間意象形成彼此參照的型態。凡此懸殊的空間體驗，大致也反映了殖民者的視野與動線，如何在原民空間中取捨與再現潛在的需求。關於空間與地方之間的論述，Tim Creswell 在其《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書中，透過相關作家與文本的意向，對比參照原住民族（北美濱海印第安人）與殖民者的視野與動線，將海洋與陸地之間的空間與地方論述，呈現出大異其趣的詮釋，本文歸納如下：<sup>39</sup>

	原住民族視野與動線	探險家、殖民者視野與動線
移動	以獨木舟進行移動，取道沒有明顯邏輯的複雜路線	繪製海洋地圖並將所到之處命名，使其成為帝國的屬地
海洋	看見地方，認為海洋與特殊精神與危險攸關 對印第安人而言，水域是個地方 代表了安全、光明、家庭、社會與生命的延續	望著海洋，看見單調的空間 海洋是空無一物的空間 將海洋視為通往陸地的媒介
陸地	陸地是沒有明顯特徵的空間 森林是危險、黑暗、放逐、孤寂與自我滅絕的領域	充滿了有待描繪與命名的潛在地方 裝備了心靈鏈鋸，到處巡禮，以便剝奪山丘上覆蓋的森林、林地、適合定居與農耕的地點，並展望籬笆牧場房舍與教堂的未來

殖民者的視野與原民的空間意象，兩種世界觀彼此衝突，卻也成為彼此參照的鏡像關係。殖民者白人進入鏡中世界，最基本的語彙都被翻轉過來，海洋與陸地的指涉，乃與原住民族視野與動線翻轉，然則雙方互為鏡像關係的「地方感」於焉形塑出來。屆此也反映出空間乃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然則「命名」是一賦予空間意義的手法，他們裝備了心靈「鏈鋸」，到處巡禮，以便剝奪他們的需求；依附其上，也是使之成為地方的方式之一。<sup>40</sup>

從上述研究觀點的遞嬗，胡家瑜指出可以看出對於空間和地景，兩種不同研究角度的偏重差異：（一）從客觀的角度切入，將空間、地域和景觀當作具有客觀性的空間架構；（二）從主觀的角度切入，認為空間、區域和景觀，是當地人對於實體環境所賦予的文化意義，是特定認知和觀念衍生出來的地方行動結果。基本上，無論是從客觀的物質環境或主觀的認知基礎角度來看，空間和地景都是理解生活世界和社會文化經驗累積的重要管道。然而，過去對於地理空間性議題的研究，大多是採取同時性的觀點，針對民族誌當下的現象進行討論；較少將地域空間和地方景觀放在跨時性脈絡中，加上時間深度進行縱向地分析比較。若能將空間議題放在時間架構中理解，相信可以進一步思考生活世界變化、文化意象再現和身體經驗建構之間，複雜交錯的穩定與變動關係。<sup>41</sup>因此由番俗「空間」的啟碇，探索原民空間意象的擬議，繼而以番社

<sup>39</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18。

<sup>40</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9。

<sup>41</sup> 胡家瑜：「從移動的空間到轉變的地景——對於賽夏社會變動性與穩定性的另類思考」，收錄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頁 337-338。



行腳的踏查，追躡前賢與後進者的敘事差異，有助於進階原民「地景」的歸納，意義深遠。

#### 四. 原的地景與番社行腳之參照

《台海使槎錄》全書分為〈赤嵌筆談〉四卷、〈番俗六考〉三卷及〈番俗雜記〉一卷。〈番俗六考〉將西部原住民分為「北路」及「南路」兩大類，再將「北路諸羅番」析為十支，「南路」則析為「鳳山番」、「鳳山傀儡番」、「鳳山瑯嶠十八社」等三支，楊克隆指出，此書是平埔族分族研究的開端，成為後人研究清初台灣原住民族的重要史料，其後台灣方志中的「番俗」記載，大多引用或溯原本書<sup>42</sup>

事實上《台海使槎錄》的成書，乃踵繼郁永河《裨海紀遊》的腳蹤，持續開拓台灣原民地景的踏查。《裨海紀遊》的行旅敘事，乃以「探奇攬勝者，毋畏惡趣；遊不險不奇，趣不惡不快。」的原則書寫，獵奇與寫實並重的觀察，啟發讀者進入十七世紀此一特殊地景的島國名勝。郁永河在康熙三十六年由福建到臺灣來採硫磺，從《裨海紀遊》觀察，可以發現當時臺灣原始景觀的改變仍然有限：最初，郁永河自府城（臺南）出發，隨行給役者凡五十餘人，他乘著犢車經過新港社、嘉溜灣社和麻豆社，見識到府城附近土著聚落的改變。接著他由半線社到大肚社、牛罵社，渡過大甲溪，到達苑里社。這段路程他印象深刻，「經過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見一人，輒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其實這就已觀察出大甲溪是當時自然與人文景觀的另一分界。從竹塹社到南崁社的路途中，他吃盡了苦頭，沿路未見一人一屋，感到當地「非人類所宜至也」。亦即反映出十七世紀新竹一帶未開發的景觀。到達淡水社以後，郁永河遂在關渡附近暫居數月，上山考察硫磺礦穴，歷經茅棘，發現各地多為森林的原始景觀。透過郁永河的記述，我們對臺灣地景與生態建立基本的認知。特別是自然鬱積的瘴癘，對早期漢人移民是一大威脅。<sup>43</sup>

此外在實際的番社行腳歷程中，更親睹「社商」與「社棍」的群集，欺壓與多重剝削原住民，故於書中特闢「番社生活和風俗習慣」專篇，為平埔族群請命代言。此一現象猶如今日台灣地方派系盤據的生態，凡郡縣中有財力者，認養一社的稅賦，稱作社商；而社商在委託通事，讓其居於社中，而族人一絲一毫的家產，都要記錄以供查核。也因此，通事任意剝削，要原住民為其勞役工作，還納原住民婦女為妻妾，而這些仗勢欺人、為非作歹的人，又稱為「社棍」。<sup>44</sup>再者，通事往往透過有企圖的「誤譯」，以攫取殖民利益，《裨海紀遊》即謂：「即有以冤訴

<sup>42</sup> 例如范咸，《重修台灣府志》（乾隆十一年）、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乾隆廿五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乾隆廿九年）等方志均是。詳見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9。

<sup>43</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路線圖：<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c14.php> 編繪：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唐立宗整理。分類：交通。編修本主題圖 tqtravel。

<sup>44</sup>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從郁永河《裨海紀遊》探訪原住民的民情風俗〉，國文新天地，第25期，頁69。

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呵譴；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不啻帝天。」

在此一前賢關於地景與番社生態踏查的基礎上，《台海使槎錄》中〈番俗六考〉收錄卅四首原住民歌謠，成為原住民歌謠採集、著錄之先河，也有助於探勘原民地景的芻議。<sup>45</sup>以今日平埔族的族群分類而言，除噶瑪蘭族、巴則海族、邵族不見著錄外，卅四首歌謠以台灣南部的西拉雅族十四首最多，其次為洪雅族九首，巴布薩族五首，道卡斯族三首，拍瀑拉族兩首，凱達格蘭族一首。楊克隆認為各族歌謠的著錄數量，大致呈現由南向北遞減的趨勢，頗能符合清初「重南輕北」的官員心態及地理侷限。以中文拼音方式記載歌詞，並隨文附上簡單的中文意譯。由於記載地域範圍遼闊（北及台北地區的凱達格蘭族，南至屏東地區西拉雅族馬卡道支族）、族群複雜、歌詞簡短、每社僅錄單首歌謠，因此無法建立較具系統性的族群歌謠研究，但仍有助於後人對早期原住民生活型態的了解。<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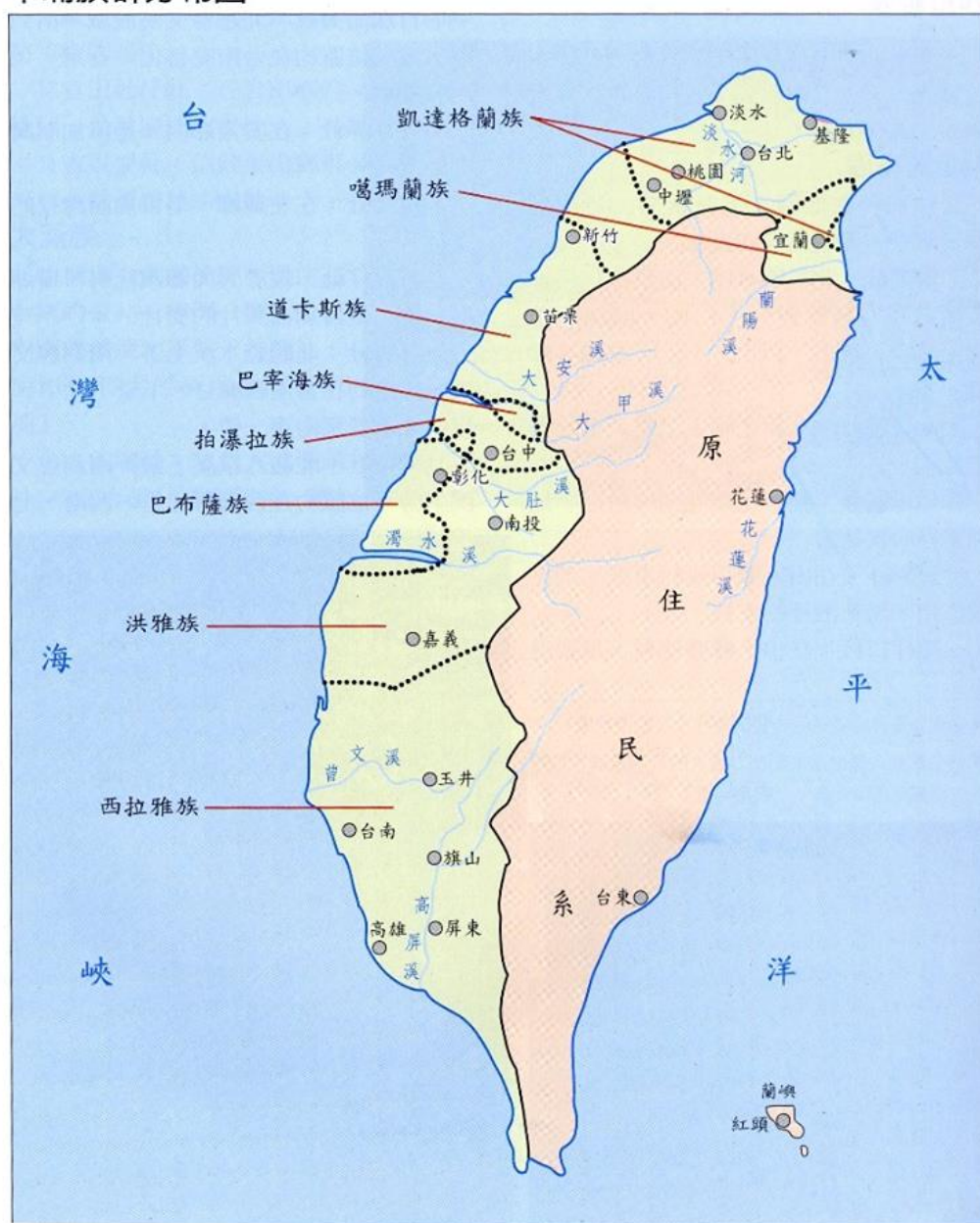
關於〈番俗六考〉平埔族分布示意圖，可大致掌握歌謠採集的基本規模：<sup>47</sup>

<sup>45</sup> 謝崇耀：〈台海使槎錄三十三首平埔歌謠探析〉一文中，主張〈番俗六考〉僅收錄卅三首，並言「主張有三十四首者，這是因為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在原著中是分開記錄，而被視為兩首歌的，但由於它們的內文完全一致，所以也可作一首而論，本文即將之視為一首而論。」（《台灣文學評論》1卷1期（2001.07），頁163、185。）此係誤論，查謝文蓋漏列南社〈會飲歌〉一首，方致歌謠總數僅為三十三首。詳見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9.10.

<sup>46</sup> 其中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等四社〈納餉歌〉，雖為一首，但二林、馬芝遴社屬巴布薩族，貓兒干、大突社屬洪雅族。故分開計算首數。詳見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10.

<sup>47</sup> 劉還月、陳柔森、李易蓉：《我是不是平埔人DIY》，台北：原住民文化事業，2001，頁35。

平埔族群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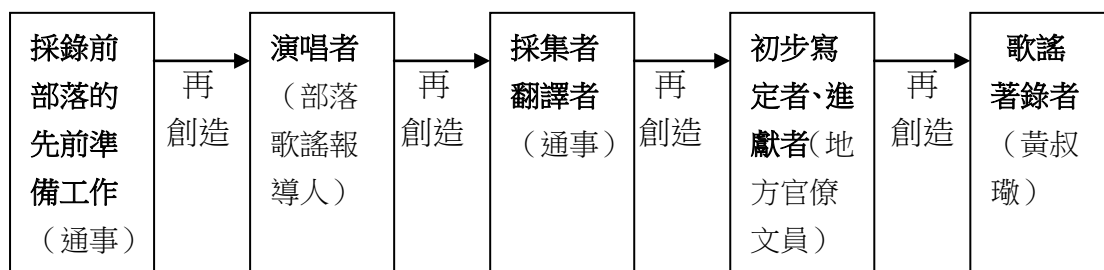
進一步考查平埔族社會結構的轉變，平埔族聚落組織「里」、「保」、「庄」為漢人所居，「社」則為原住民的聚落。越往北部，平埔族居民所佔的比率愈高。漢人開鑿水圳、引水灌溉，化旱田為水田，種植水稻，為了分享灌溉用水，平埔族不惜割地交換。但貨幣的使用，已破壞了物物貿易的體系。<sup>48</sup>此外早期以部落為單位，擁有自己的領袖（土官或領袖），一到二人，土官的住屋、飲食、工作等，與眾人相同，不會增加他人負擔。部落規模不一；以往沒有如今明顯的族群觀念，地域越遠，文化差異越大。<sup>49</sup>

<sup>48</sup> 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淑墩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2004年，頁147-148。

<sup>49</sup>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從郁永河《裨海紀遊》探訪原住民的民情風俗〉，國文新天地，第25期，頁

通過《台海使槎錄》中〈番俗六考〉收錄原住民歌謠的採集，有助於探勘原民地景與文化的型態：

### 〈番俗六考〉所寫錄歌謠之傳播歷程表



楊克隆指出〈番俗六考〉所錄歌謠的著錄歷程，乃先由歌謠報導人以母語演唱，採集者再以漢語直擬其音，並透過翻譯過程將歌謠「意譯」成漢語。由上表可見，〈番俗六考〉所錄歌謠至少經歷演唱、採集、翻譯、進獻、著錄等過程，其間每個傳播過程，都代表另一次的「再創造」。此外，〈番俗六考〉所著錄的卅四首歌謠均具歌詞簡短、句法結構零散的特色，且其風格亦皆恪守兩漢以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等傳統「詩教」觀念，可見這些歌謠歷經篩選、改作、節錄的可能性極高。<sup>50</sup>

清領時期的文人，多將焦點集中在山川的奇麗，對刻畫平埔族人適應生活的變遷及內心感受的記錄較少；而黃叔璥特別留意傾聽民眾的心聲。<sup>51</sup>

#### 〈哆囉囑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喝逞噶蘇力（我遞公文），麻什速噶什速（須當緊到）；沙迷噶呵奄（走如飛鳥），因忍其描林（不敢失落）；因那噶嚙包通事噶洪喝兜（若有遲誤，便為通事所罰）！

清代統治者視納餉、服勞役為歸化與否的主要判準，因此，〈番俗六考〉收錄「熟番」納餉、差役兩類歌謠，代表歸化後的「熟番」細心膺任、謹慎急公、遵從王法、樂為教化的心態，以展現官員教化番人的實際政績，並作為殖民官員政治宣傳的最佳樣板。然而，由〈麻達遞送公文歌〉：「須當緊到，不敢失落，若有遲誤，便為通事所罰！」對通事充滿畏懼恐慌的歌詞中，楊克隆認為可見平埔族「急公」形象絕非天性，而是畏懼通事淫威的結果；若將這首〈麻達遞送公文歌〉與四社〈納餉歌〉：「易餉銀得早完餉，可邀老爺（通事）愛惜」合看，可見通事在平埔部落已居於絕對威權的主宰者地位，而平埔族的族群尊嚴則蕩然無存，甚至處境難堪已達搖尾乞憐的地步。<sup>52</sup>

72-74。

<sup>50</sup>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14.

<sup>51</sup>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2004年.頁152。

<sup>52</sup>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37.38..



整體而言，由郁永河下迄黃叔璥前後階段的台灣地景探勘，大致已將原民空間與番人采風的規模密切加以繫聯；兩者的敘述需求與創作系統的比較，詳見下表：<sup>53</sup>

	一、郁永河《裨海紀遊》	二、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1.修撰性質	私撰	官修
2.創作動機	採硫過程所見所聞所撰成的私人記載遊記	首任巡臺御史官派巡視考察地方風俗民情以呈報中央的文獻
3.創作年代	在臺紀事於一六九八年撰寫成《裨海紀遊》	《四庫全書總目》編為史部地理類，一七二四年，雍正二年
4.歷時長短	寓居臺灣的九個月 ——一六九六年至一六九七年間	奉旨留任一年 ——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二三年
5.遊歷地域	由南至北 ——臺灣南北通道的路線圖	遍遊臺灣以博采輿論、考察臺灣地理情勢的攻守險隘、海道風信
6.創作別名	《採硫日記》、《渡海輿記》、《裨海紀遊》	《臺海使槎錄》
7.創作系統	「遊記系統」——以沿線「脈絡式」創作法記述地理、番俗考證	「遊記系統」、與「方志系統」——以系統「主題式」創作法記述地理、番俗考證
8.代表篇目	〈臺灣竹枝詞〉十二首、〈土番竹枝詞〉	〈番社雜詠〉、〈番俗六考〉、〈番俗雜記〉
9.創作指標	見證三百年前臺灣社會的珍貴史料，也繼陳第〈東番記〉問世之後，創下了中國第一個渡海來臺、將親身遊歷所見所聞記載而成的臺灣首部遊記專書。	治臺的首要目標，即為理解臺灣社會、撫慰百姓、與教化風俗，在周鍾瑄請黃叔璥為臺灣縣學題記時曾言，最重要的撰寫目標乃為「修教齊政」
10. 參考價值	著於臺灣入清後僅十餘年，實為研究臺灣史極有高度價值文獻之一；爾後眾多私家著述或官修志書，每多引錄《裨海紀遊》中所錄之文	誠如黃叔璥所撰《臺海使槎錄》，成稿於雍正二年，刊行於乾隆元年，僅晚於郁永河來臺二十七年

黃叔璥特殊的御史身分，自然不用「事必親為」的從事田野調查，但勢必要依賴報導人、

<sup>53</sup> 蔡政惠：「《裨海紀遊》與《臺海使槎錄》原民意象與風俗采風考比較研究」，民國 97 年 10 月 24、25 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8 年全國原住民族研究論文發表會」論文集 1-7-20



採集者、翻譯者、進獻者的協助，這些相關人是否會依照歌謠原貌據實獻予黃叔璥？在獻歌之前，是否過濾篩選，甚至改作？中國文人採集民間歌謠多喜改作，何況是「敬獻」御史之歌謠。各社風俗、歌謠」資料，當亦在進獻御史之列。此外楊克隆指出，依靠這些顛倒是非，以從中攫利的通事來充當歌謠通譯，必須考量這些歌謠漢譯的準確性。假使平埔社眾在其歌謠之中，直接揭露殖民者的剝削與受殖者的痛楚，「通事」自然會巧妙曲解其意，以迴護己身殖民利益之持續遂行。<sup>54</sup>

如斯繁複的考量與變數，觸及了由地景的探勘，進一步納入『地方』的論證，將面對的是『地方』一詞，勢必掩飾了許多差異。地方既代表一個對象（地理學家和其他人觀看、研究、並加以書寫的事物），又代表了一種觀看方式。世界被認定為一組彼此有別的地方，既是界定存在事物的舉動（即存有論），也是觀看和認識世界的特殊方式（即認識論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理論，引領不同作者看到了世界的不同面向。」<sup>55</sup>。因此通過踏查與採集地方歌謠的進路，固然是探討原民與番俗實存的「地方」，但是此一他者的「地方」如何被理解，又必需仰賴吾人（漢人）儲存記憶，想像，認同生成與意義生產的重要空間/社會/文化基礎，進行詮釋，方能賦予實存的意義。楊克隆指出〈番俗六考〉所著錄的歌謠絕非當日原住民歌謠客觀真實的呈現，而是在「帝國之眼」審視下的「番俗采風」，有著「異化」原住民及宣揚「王化」的特殊目的。由情愛、祭祀、頌祖、部落歷史及聚飲等五類歌謠中，可見平埔族傳統風俗，以及官方對異己形象的刻意塑造；由納餉、差役、思歸、力農、土官勸番、誠婦、社外交際等七類歌謠中，隱約可見當日原住民社會的受殖處境，以及官方歌頌教化成果的機心。<sup>56</sup>

## 五. 地方感的流離失「所」或安適其「位」

「地方」既然作為一種認識自我與世界的方式，如何進行建構—「適合所有事物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各得其所」似乎是一看似合理與完美的設置。然而面對 安適其位\不得其所 關乎「地方錯置」的尷尬處境，也揭示了地理地方，乃與規範行為的假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連。<sup>57</sup>地方是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字眼。「她使我安於本分」，比較是指社會階層地位的意義。另一個知名的成語，「萬物之所，各安其位」意指在具有社會-地理基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顯見也是進一步描述自我存有，以及觀察世界重要的空間想像之基礎。

通過前述〈番俗六考〉的意向，這些歌謠文本依照殖民者觀點加以篩選、改作、節錄則是必經的過程；然而，它卻透過官方意識形態的詮解，意圖朝向「萬物之所，各安其位」的願景；應該已非歌謠的本色原貌，進而成為官方宣傳政績的利器。楊克隆認為與其將這些歌謠文本，視為當日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寫真，並以之觀察原住民的生活面貌，倒不如將之視為一面「鏡子」，並藉以返照清初仕宦台灣的官員，刻意塑造的「熟番」形象。<sup>58</sup>

<sup>54</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17.

<sup>55</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28頁。

<sup>56</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45.

<sup>57</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163頁。

<sup>58</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

臺灣生番，素喜為亂；苟有不足，則出山屠殺商民。如何招撫此一異類，當示之以威武，懷之以德意，駕馭有術，不敢背叛。方能達致「變荊棘為坦途，化盤瓠棘箝為良民」「萬物之所，各安其位」的目標：<sup>59</sup>

『諸羅鳳山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峰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鋤所未入。野番巢居穴處，血飲毛茹，種類實繁。其升高陟巔、越箐度莽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

再者生番未易教化，動輒出草獵首，如何與其抗衡：<sup>60</sup>

傀儡生番，動輒殺人割首以去；髑髏用金飾以為寶；志言之矣。被殺之番，其子嗣於四個月釋服後，必出殺人，取首級以祭。大武、力力尤摯悍，以故無敢輕歷其境。飲食居處，傳說不一。

相對於生番之難於安頓其位，熟番的天性與特質，顯然可以易於拉攏：<sup>61</sup>

平地近番，不識不知，無求無欲，日遊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往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坳深，瞪視似稍別。其語多作都盧嘔轆聲；呼酒曰打喇酥，煙曰篤木固。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知年歲。有金錢無所用，故不知蓄積。秋成納稼，計終歲所食有餘，則盡付曲糲。無男女皆嘗酒嚙屋必自構，衣必自織。績麻為網，屈竹為弓，以獵以漁，罔非自為而用之。腰間一刀，凡所成造，皆出於此。惟陶冶不能自為。得鐵則取澗中兩石自槌之，久亦成器。社推一、二人為土官，非滇廣徵賦稅、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

平埔熟番的樂天安命，並且善於巧用物類之稟賦，或製作器具績麻為網，屈竹為弓，以獵以漁、或天生地養本為與世無爭，卻又成為漢人逐步朝向「化生為熟」的「強安其位」目標。原本既存的文化習俗與型態，開始納入「教化」的框架。另一方面，黃叔璥不僅是《台海使槎錄》與〈番俗六考〉的寫定者，也是清初的理學家，有《近思錄集朱》、《廣字義》等理學著作行世。林淑慧即指出黃叔璥的學術思想，偏重崇實黜虛、經世濟民、著重教化等三大特色，此正與清初學者揚棄宋明理學，懷抱「經世致用」實學的理念相符，而「觀風俗以廣教化」正是該理念落實於現實政治層面的必然作為，〈番俗六考〉其〈序〉曰：

「〈番俗六考〉於以識我朝重熙累洽，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守土者懷遵謨訓，殫心拊循，毋謂異類而莫之恤。修教齊政，以昭中外同風之盛，實有厚望焉！」<sup>62</sup>

詩作〈余晚次半線作〉亦稱：

「王化真無外，裸人雜我氓；安得置長吏，華風漸可成。」

可見黃叔璥對「王化異類」、「修教齊政」、「中外同風」等教化異族的工作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此亦成為〈番俗六考〉的撰述目標及取材的判準。

準此而言，諸多特殊的番俗即為載記閱覽，以便思索如何教化的可能。例如平埔足獨特

---

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 45.

<sup>59</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61。

<sup>60</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50。

<sup>61</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162。

<sup>62</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 94。

的「向魂」崇拜與巫覡信仰：<sup>63</sup>

莊秀才子洪云：「康熙三十八年，郡民謝鸞、謝鳳偕堪輿至羅漢門卜地；歸家俱病，醫療罔效。後始悟前曾乞火於大傑巔番婦，必為設向。適郡中有漢人娶番婦者，因求解於婦；隨以口吮鸞、鳳臍中各出草一莖，尋愈。番婦自言，初學咒時，坐臥良久，如一樹在前，臥而誦向，樹立死，方為有靈」。諸羅志：「作法詛咒，名向。先試樹木，立死，解而復蘇，然後用之；不則恐能向不能解也。入舍，無敢肱筮探囊。擅其技者多老番婦。田園阡陌，數尺一杙，環以繩，雖山豕麋鹿弗敢入。漢人初至，摘啖果蓏，脣立腫，求其主解之，轉瞬平復如初。近年附郭諸社，畏法不敢為；稍遠，則各社皆有。或於苓簪中取鵝卵石置於地，能令飛走；喝之，則止」。

此一番婦習巫學咒的歷程，十分鮮活，大體偏重述異式的鋪陳。再者也記敘了熟番慣於以各種藥草醫治；甚至認為生病是遭受惡靈侵害，所以巫醫即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者關於 **安適其位\不得其所** 的概念，乃關涉到地方錯置的現象。我們日常關乎地方論述的字眼，其實也潛在關於他者的指稱與判斷，我們被告知，有所謂「適合所有事物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各得其所」。地方敘事的此一用法，暗示了地理地方與有關規範行為的假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連。人群的言行舉止似乎可以是安適其位，或是不得其所（或譯為格格不入）。<sup>64</sup>亦即當某人某事被判定為不得其所，他們就是以所逾越；此一逾越就是指越界。此一越界是個空間概念，通常是一條地理界線，也是一條社會與文化的界線，形成言行的干擾。通常如斯言行舉止被視為不得其所時，會被形容為污染與骯髒；人類學家界定髒東西乃為一「不得其所之物」。要變得不得其所的關鍵，乃取決於預先存在的某種分類系統。例如鞋子本身並不髒，但是把它們放在餐桌上就變髒了；食物本身並不髒，但是一旦濺污在衣服上，感覺就變髒了。於焉顯露了空間分類越是強烈一驅逐和排斥的慾望就加大一容易使那些投資於既有秩序者感到煩惱。

換言之地方的建構形成逾越可能性的基礎，也誠如時代錯置的概念，儼然形塑一置身錯誤地方事物的詞彙—**地方錯置**。此一意向也表現在探討地方與塑造外人時扮演的角色，這些外人被視為**不得其所**而遭到排除，包括瘋子、吉普賽、旅行者、非白種人、同性戀者、娼妓、遊民、身心障礙等多樣的「他者」，俱為媒體地方當局政府等，形容為**不得其所：無法符合地方意義和言行之間的預期關係**。<sup>65</sup>再者如何進一步將 **不得其所 \ 安適其位** 的關鍵繫連，傳達了地理世界的各部分，如何變得有意義的感受，以及那些意義如何經由人類及其實踐而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諸如同性戀、雙性戀、商業的性，威脅了組成「地方」的空間、意義和實踐之間的關連，並且暗示有 **其他生存的方式—其他可能意義—新的地方類型**。<sup>66</sup>

**不得其所 \ 安適其位** 的顯例，其一乃以平埔族的愛情與母系婚姻型態為聚焦。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指出婚嫁習俗方面，女子成年之後，父母讓他住另外不同的屋室，追求者會吹鼻蕭、彈口琴，若少女應和，便讓其進屋內談情說愛，結束後離去，少女再從中選擇，並與其牽手。少女稟告父母並召來少年，少年和少女各鑿取兩顆門牙交給彼此，約定日期到女方

<sup>63</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12.113。

<sup>64</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163.164頁。

<sup>65</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165頁。

<sup>66</sup> Tim Cre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174頁。

家完婚，終生住在女方家。黃叔璥也注意到：「南路鳳山番…進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sup>67</sup>

清代書寫平埔族愛情、婚俗的相關文獻中，其字裏行間充滿大量「私情」、「挑逗」、「亂合」、「野合」等鄙夷字眼，此除可表現異己形象的「述異」目的之外，也有將平埔族刻意「番人化」的作用。「述異」是史志擔負的工作之一，然歌謠的採集任務卻在「教化」；平埔族夜間以鼻簫、口琴傳情、自成婚配的愛情觀，與中國傳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方式，以及講究「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的繁縟婚俗大異其趣，故史志對平埔族特殊的情愛表達方式與婚俗大加書寫。其後大量史志、遊記作者，不斷以「他者」的角度，記載、甚或抄襲平埔族以鼻簫、嘴琴傳情達意的「奇風異俗」，導致這類記載史不絕書，而成為清代文獻刻畫平埔族愛情及音樂的主要內容；此外，「婚姻無媒妁」、「不擇婚，不倩媒妁」、「女大聽自擇配……當意者，始告於父母」等「特殊」婚俗亦被大量書寫。<sup>68</sup>

其二乃表現為通事擾民，以及遞送公文的監控型態，通事本身通譯語言，又因其識書算，不但收管社租、納課、發給糧食及辦差役，並掌理一般社務。<sup>69</sup>〈番俗雜記〉：「納番婦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無妻，各社戶口日就衰微。」《台海使槎錄》謂：「麻達夜宿社寮，不家居；恐去社遠，致妨公務也。……凡差役皆麻達所任，束腹奔走，倍為趨捷；成婚則去之。」社寮又稱公廨，不僅是部落辦公集會的公所，也是防衛、教育少年部落生活技能的場所，未婚少年（麻達）離家居宿於此，隨時聽任通事徵調差遣，「鬪走」原是部落少年爭取榮譽的重要方式，卻遭統治者利用並將之物化為傳遞公文的工具，《番社采風圖考》即謂：「番俗從幼學走，以輕捷較勝負。練習既久，及長，一日能馳三百餘里，雖快馬不能及。秋淋泥濘，水潦既降，星夜遞公牘，能速達。」

試聽其中的遞送公文歌：<sup>70</sup>

喝逞噶蘇力（我遞公文），麻什速噶什速（須當緊到）；沙迷噶呵奄（走如飛鳥），因忍其描林（不敢失落）；因那噶噠包通事噶洪喝兜（若有遲誤，便為通事所罰）！

統治者對其不辭寒暑、雨夜遞送公文的辛勞，不僅毫無報酬且被合理化為「番人」的應盡義務，稍有延遲便遭通事責罰，可見此時的平埔族已形同殖民者可任意驅使的奴隸，其間心酸之處不難理解體會，然《諸羅縣志》卻稱：「（麻達）……夜則環宿公廨，架木左右為床，無帷帳被褥，笑歌跳擲達旦。」竟將麻達夜間受迫環宿社寮，聽任殖民差遣的無奈心情，刻畫成一幅歡樂無憂、樂於奉公的盛世景象，殖民者藉官方文獻，將剝削行為合理化的機心於此可見。

<sup>71</sup>凡此種種地方感的逐漸流離失「所」，如何能為他們安適其「位」？

<sup>67</sup>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從郁永河《裨海紀遊》探訪原住民的民情風俗〉，國文新天地，第25期，頁72-74。

<sup>68</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22. 23.

<sup>69</sup> 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2004年. 頁148。

<sup>70</sup>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02。

<sup>71</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37.

試聽其中的納餉飲酒歌：<sup>72</sup>

#### 大武郡社捕鹿歌

覺夫麻熙蠻乙丹（今日歡會飲酒），麻覺音那麻嘈斗六府嗎（明日及早捕鹿）。麻熙棉達仔斗描（回到社中），描音那阿隴仔斗六府嗎（人人都要得鹿）。斗六府嗎麻力擺鄰隨（將鹿易銀完餉），嘎隨窪頑熙蠻乙（餉完再來會飲）。

#### 二林、馬芝遴、貓兒干、大突四社納餉歌

吧圓吧達敘每鄰（耕田園），其嗎耶珍那（愛好年景）；夫甲馬溜文蘭（捕鹿去），其文蘭株屢（鹿不得逸）。甘換溜沙麻力岐甘換（易餉銀得早完餉），馬尤耶啐耶其喇印耶（可邀老爺愛惜）；圍含呵煞平萬耶豪其喃買逸（我等回來快樂，飲酒酣歌）！

#### 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礁包須嗎喝嘶連（請社眾聽說），因納率束呀通事罕餉（我今同通事認餉）；因許麻吧那（爾等須耕種），愛化美忝無那（切勿飲酒失時），閑那束呀罕餉切耶（俟認餉畢），閑留美忝喃耶麼（請爾等來飲酒）！

豐收、餉畢兩類聚飲歌謠共計八首，佔聚飲歌謠總數的三分之二，歌詞呈現歡樂的盛世景象，透露篩選者的政治意圖；此與康熙五十五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上奏〈題報生番歸化疏〉中所稱：「近見內附熟番，賦薄徭輕、飽食煖衣，優游聖世，耕鑿自安。」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此篇刻意嚴重違背事實的奏疏，次年即被《諸羅縣志》收錄，此後清代台灣府、縣志一再收錄此文，成為帝國官方文獻大力宣傳的政治樣板。<sup>73</sup>殖民官員藉此不實的陳述，不僅可對朝廷邀寵爭賞，且對已歸化的「熟番」及未歸化的「生番」，均能產生積極的政治宣傳效果。

其三乃表現為儒學化「番」為「人」，教化的衝擊，黃叔璥身為清初理學重鎮，平日要求學童背誦、默寫，以熟練典籍為目標，並視為其「修教齊政」的願景：<sup>74</sup>

東螺、貓兒干間，有讀書識字之番。有能背誦毛詩者，口齒頗真；往來牌票，亦能句讀。阿束番童舉略讀下論，志大、諳栖俱讀上論，並能默寫。蒙師謂諸童聰慧，日課可兩頁；但力役紛然，時作時輟，不能底於有成耳。

『土官有正副，大社五、六人，小社三、四人，各分公廨。有事則集眾以議。能書紅毛字者號曰教冊，掌登出入之數；削鵝毛管濡墨橫書，自左而右。』。

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令背誦默寫。上澹水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于鄆，竟能默寫全篇；下澹水加貓、礁加里文郎讀四書、毛詩，亦能摘錄；加貓讀至先進，礁恭讀大學，放索社呵里莫讀中庸，搭樓社山里貓老讀論語，皆能手書姓名；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日榮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

『余與黃岩顧敷公過大洲溪，歷新港社、加溜灣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

<sup>72</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06.107。

<sup>73</sup>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33

<sup>74</sup>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09.148.99。



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顧君曰：新港、加溜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今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欲以漸化之。

孫元衡加溜社詩：「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林淑慧指出此一文教型態的推廣，結果是改變了學童內在價值觀念。對母語的記憶是種族存亡的指標，平埔族各具特色的語言，不幸漸漸淹沒在統一的官方語言中。<sup>75</sup>〈番俗六考〉在官員文士眼中，隱含野蠻未化的貶意，「番人」唯有向心歸化，接受儒化教育的「薰陶」，才能轉變蠻風臻於文明之境。殖民官員透過刻意檢選的歌謠，向母國官民傳輸受殖者缺乏「人文化成」既野蠻又無知的刻板印象，為帝國統治「番人」塑造殖民者的優越形象，以及化「番」為「人」的高尚使命感。因此這些歌謠均應符合〈番俗六考·序〉中所標舉的「教化」目標。黃叔璥在觀風心態的驅使，以及殖民官員「行政隱諱」的心態下，自然會對這些歌謠加以篩選、改作，以符合統治者「王化之跡」的期待。<sup>76</sup>

上述多端 **不得其所 \ 安適其位** 矛盾之下的平埔族群，更因勞役撥派無度，終陷入不斷變賣土地的惡性循環中。殖民者在文獻中對平埔族喪失土地的原因，往往提出「番弱」、「番愚」、「不識書算」、「不諳耕作」、「番貧」等理由，以此機心巧辯來合理化殖民經濟的掠奪行為，然而《台海使槎錄》已謂平埔族：「耕種如牛車、犁耙，與漢人同」、「耕種犁耙諸器，均如漢人」，楊克隆歸結經濟困窘（乏銀）才是導致平埔族招墾、典租及杜賣土地的主要原因。總之，原始經濟模式若因殖民的外力因素而受迫轉型，則該原始民族勢必淪為經濟上的弱勢者，耕種技術更新、引水築圳等有利於力農的條件，不僅無法為平埔族帶來豐衣足食的安定生活，反而給予漢人快速擴張的機會，而導致平埔族最後不得不散盡土地遠走異鄉。<sup>77</sup>

倘若我們放大歷史的視域，將此一**不得其所 \ 安適其位**的議題，納入日領時期的原民空間，日人**森丑之助**的觀點，曾被烏居龍藏讚為「臺灣蕃界調查第一人」，有關台灣原住民部落的調查報告，不僅記錄了百年前「文明」與「異文化」衝突的現場，並見證了台灣高山原住民的真貌。他遺世的鉅著《生蕃行腳》正視原住民部落的傳統，也預言了文明或外來霸權破壞臺灣原住民生存環境的現實。「告別臺灣演講記錄」提到對日本理蕃政策的不滿，破壞了族人固有的習俗、傳說與信仰，「變成一片荒蕪狀態，文化遺址和遺物也被破壞得失去影踪。」他擔心原住民「固有的民族性，千百年來錘鍊而成的崇高品性，也由於外來文明的侵入，好像蟬蛻一般再也看不到實質的光輝！」。他直諫總督，大力反對當時總督府的「五年理蕃計畫」。提出近乎當今原住民自治區的「**蕃人樂園**」構想。希望劃定保留地，提供資金，讓布農族與日本當局和平相處，解消慘烈的戰爭。可惜此一深謀遠慮的主張，嗣後成為泡影，森丑之助灰心之餘，遂投海自盡，也錯失了如何讓理蕃政策 **安適其位** 的契機，霧社事件的歷史悲劇，正是為此 **不得其所** 的意識型態付出代價。

<sup>75</sup> 林淑慧：《台灣文化采風：黃叔璥及其〈臺海使槎錄〉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2004年，頁216。

<sup>76</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18. .

<sup>77</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璥〈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頁41.

森丑之助比較山蕃與漢人地景的差異，他認為野蠻狀態的生蕃地景，反而是真正守護台灣山林的生態模式：<sup>78</sup>

	生蕃地景	漢人地景
現象	因有生蕃居住，在歷史上防止漢人大量湧入山區濫伐濫墾土地，方能使大自然受到保護，國土沒有受到戕害。	與台灣一水之隔的福建廣東，山區都是少有草木的禿山與赤土
地景	因台灣為孤島，一半以上面積乃陡峭山地與山岳，海拔高山眾多，山與山之間溪谷縱橫；如果大規模開發，山林受到迫壞而荒蕪，預計山林與大自然將每年大展暴威，為台灣住民帶來淒慘狀態。	因大陸性陸塊可承受自然破壞，傷害不大。
代價	上中下游原民配合漢人需求，濫伐山林，林地變成草木不生的荒地；此外也將各溪的下游，形成卵石磊磊的一片荒漠。	山區砍伐樟木製造樟腦，或砍伐天然林，墾成茶園。森林的設立乃防止土壤水分的流失，調節氣候，保護自然的韻律。只要森林尚在，茶樹與製腦事業尚獲庇蔭而進行，一旦全面砍伐森林，運用平地農法開墾山地，也很難成功。

事實上周鍾瑄擔任諸羅知縣期間（康熙五十三年～五十八年），曾〈上滿總制書〉給閩浙總督的覺羅滿保，言及諸羅歸化「熟番」社餉繁重，且獵地又遭中國移民侵墾、佔耕，導致「土番膏血有幾，雖欲不窮得乎？」<sup>79</sup>，顯見與森丑之助的歸納前後相應。地方感的流離失「所」，又如何侈言安適其「位」？

## 結語

《台海使槎錄》通過空間、地景與地方的視野進行敘事，無論是採錄台灣史事、形勝、風物以及番俗教化的論述，皆大有可觀，成為日後官方文獻相率參考引用的重要資料，同時也是帝國寓台官宦、文士赴台之前必先備閱的書籍<sup>80</sup>，《四庫全書》並將該書收錄於史部地理類中。由上述諸條不僅可知《台海使槎錄》在台灣早期文獻的重要地位，更應注意到這是一部符合帝

<sup>78</sup>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頁 524. 525.

<sup>79</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瓚〈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 33. 註解 107.

<sup>80</sup> 范咸，《重修台灣府志·凡例》：「臺郡初闢，中土士大夫至止者，類各有著述以紀異；然多散在四方，島嶼固鮮藏書之府也。范侍御奉命巡方，自京師攜黃玉圃先生《使槎錄》以行。」詳見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瓚〈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 9.

國政教考量，以及聖朝臨御，惠澤廣被國的官方論述：

番貧莫如傀儡；而負嵎蟠踞，自昔為然。紅毛、偽鄭屢思剿除，居高負險，數戰不利，率皆中止。近則種類漸多，野性難馴；且幼習鏢刀、拈弓矢，輕禽狡獸，鏢箭一發無逸：凶頑嗜殺，實為化外異類。今聖朝臨御，惠澤廣被，有血氣莫不尊親，雖蠻夷悍輕，亦知向化，源源來歸，非強致也。<sup>81</sup>

今日若單從這些歌謠的文字表相，去探討當日平埔族眾的生活面貌，楊克隆認為必將受其誤導而產生錯誤認知。例如人類學家李亦園即認為清初〈番俗六考〉所錄的平埔歌謠，遠較清代晚期的平埔歌謠（指〈猫霧揀社番曲〉）充滿「快樂情緒」，其謂：「〈猫霧揀社番曲〉……裏面充滿了弱少民族的悲哀，……這類歌曲或為較晚期之作品，在台灣府志（指〈番俗六考〉）中則較少此類「哀歌」，一般歌曲中皆充滿飲宴歌舞之快樂情緒。」<sup>82</sup>此恐是李亦園先生受到〈番俗六考〉的官方文獻的文字表相所影響而產生的認知。事實上，兩個時期平埔歌謠文本所產生的情緒差異，除了是清末平埔族生存環境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外，採錄者的身分恐才是主要的原因，由於〈番俗六考〉為官方文獻，因此其歌謠採錄歷程在觀風、政教的考量下遭到層層把關檢驗，而〈猫霧揀社番曲〉的著錄者卻不具殖民官員身份，自然也較能毫無隱諱地描述受殖者的悲哀情緒。<sup>83</sup>

然則黃叔瓚的〈番俗六考〉固然有其政教意識型態操作上的考量，但是卻也因為地方與中央要求採輯與獻呈的需求，廣泛保留了原民與番俗的經驗樣貌，有助於奠定族群研究的基石。一如漢代王充的《論衡》寫作，本為疾虛妄的批判迷信與巫覡亂象，卻也因此收錄採集大量的巫文化現象與個案，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里程碑。

《台海使槎錄》置於帝國／邊陲、漢／番之雙重殖民宰制的關係之中，如何在「王化異類」與「物類交感」之間，形成一不斷開啟與交融的視域，深信對於今日關於文化國土、傳統領域，以及正名運動的啟發，無遠弗屆。

<sup>81</sup>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1957，頁155。

<sup>82</sup> 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大陸雜誌》10卷9期，1955.5，頁26。

<sup>83</sup> 楊克隆：「十八世紀初葉的台灣平埔族歌謠——以黃叔瓚〈番俗六考〉著錄為例」，《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9.11，頁19